

【迎春纳福】



起冬

■陈家恬



本版图季春

以前, 冬收后的农田, 除了少部分种上蔬菜, 播下紫云英外, 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 成为冬闲田。勤劳的农民不会让它一直闲着, 也不愿让自己和耕牛一直闲着。于是, 开始冬翻, 即冬季翻田。有趣的是, 在我的老家不叫冬翻, 而叫起冬, 仿佛要把整个寂静的冬天翻个底朝天!

起冬旨在曝土。“冬至前犁金, 冬至中犁银, 冬至后犁土。”打铁要趁热, 犁田也要趁早。冬至以前, 日头温热, 能把垡晒干, 曝白, 直至曝化, 再经霜落雪, 至少可以杀死虫卵与病菌, 减少来年作物病虫害; 同时让泥土蓄积太阳热量, 贡献给来年作物, 而且热死部分野草种子, 降低它们的发芽率。过了冬至, 每天非雪即霜, 寒气重, 曝土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起冬少用锄头, 多用犁。犁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农具, 可列农具之首。不犁之农, 称不上农家; 不犁之人, 称不上农人。唐代农学家陆龟蒙撰写的《耒耜经》, 专门记述各种农具, 其中就十分详尽地记载了唐代的农具——犁。犁诞生于2000多年前, 从未耜到牛耕, 意味着农业文明开始走向成熟。

木犁, 最简单的一种, 它的构造亦颇复杂。借《释名》的记载来诠释, 那就是: “冶金而为之, 曰犁铤。犁铤, 斫木而为之, 曰犁底。犁底, 犁铤、犁梢、犁评、犁健。”其中未提及的部件有犁柄、耕盘、犁箍。各地犁的构造不尽相同, 最经典的应该是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的曲辕犁。

一丘田的起冬, 往往是从田边开始的。犁田不绕圈, 大多犁成行, 整齐的犁。犁田的左手牵着犁绳, 右手握住犁柄左侧那个耳朵似的犁柄, 提起, 稍稍前倾, 犁铤插入泥土。口令一出, 牛背一拱, 肩峰一耸, 便起步了。犁梢被掌控于右手, 像一个人的把柄落在别人手里, 自然受制于人——手略略下垂些, 犁铤就吃浅, 略略扶起, 犁铤则吃深; 稍稍向左或向右摆动, 缓缓而平稳地前行。黧黑的垡从犁镜爬上来, 顺着犁镜, 拱起来, 卷出去, 如花瓣——不是梨花, 却胜似梨花。那是从泥土里, 从犁尖上绽放出来的花, 别样的花, 不妨叫“犁花”吧。一垡连着一垡, 形成一线。那一线不叫一行, 而叫“一遂”。每三五遂的垡依偎着, 组成垡, 或直, 或弧, 随田赋形。回望一眼, 如晤唐诗宋词。

老到的人犁过田边田角时, 会使犁铤半立着, 从膝脚或田膝内侧滑过, 犁尽边边角角。犁田免不了转弯、后退和调头。若要左转, 左手就拽犁绳, 右手握住犁柄, 稍稍提起犁底, 牛就心领神会, 转了过去; 若要右转, 左手就稍稍放松犁绳并用弹牛腹, 右手握住犁柄, 稍稍提起犁底, 牛仿佛士兵接受了无声命令, 转了过去; 若要后退, 左手就拽犁绳, 右手握住犁柄向后拖, 轻轻一声“诘——”, 牛就乖乖停下, 向后挪步……若要调头, 左手就拽犁绳, 右手握住犁柄, 提起犁, 轻轻一声“诘——”, 牛就俯首听命, 回头。

田野瞬间涌入许多人、许多牛, 陡然热闹了, 众牛同耕的盛景渐渐呈现。彼此隔着好几丘田, 远远地, 扯开嗓门, 时而说农事种苗, 时而说邻里趣闻。说到起劲处, 兴奋起来, 吆喝声此起彼伏, 也更洪亮。“诘——”, 有的人故意将吆喝声拉得很长很长。居然有人不喘气, 将吆喝声拉得更长。他们暗中较劲, 吆喝声此起彼伏, 一阵高过一阵, 如同公牛的嗥叫。雄浑的喊声像水一样漫过, 灌满半个村庄——害得许多前来觅食的菜鸟, 飞到半路便退回。只有尾巴一翘一翘的喜鹊、鸪鹑亦步亦趋, 欢快地叼起蜈蚣或蟋蟀; 倘若

吃到泥鳅或黄鳝, 就等于乞丐邂逅酒席了。

而牛呢, 则低着头, 弓着背, 吃力地拉犁, 经过膝边时, 乘机伸长舌头, 卷些半青半枯的野草吃——往往招致主人打骂。牛犁田, 委实艰辛, 诚如清人吴存楷《犁田行》道: “春泥牵犂苦坚硬, 犁深入土三尺强。”人也像牛一样渐趋沉默, 几乎不吆喝, 只是扬起手中的竹枝赶牛。

牛最爱吃的是管茅, 尤其是火烧山上刚萌不久的那种管茅。然而, 这要到春耕时才有。现在牛的“点心”几乎都是干枯的, 要么番薯藤, 要么早稻草。它并不嫌弃, 站在原地吃, 连牛脸也不卸。

田越犁越肥, 牛越拖越瘦, 自古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犁坏的田。“男人学犁犁, 女人学生团。”犁田是辛苦事, 一般由壮年男人承担, 女人几乎不犁田。犁田是基本功, 可有些人一辈子都学不会。不会犁田, 怎能算合格的农民? 每到犁田的时候, 总是麻烦别人, 总是让自己的女人给帮工的男人送点心, 心里也不是滋味。

牛也欺生, 也会刁难不熟悉的人。不过, 再调皮、再倔强的牛在老农手里, 也会变得听话, 变得顺从。对于老农, 连孔子都承认: “吾不如老农。”何况不更事的

我。我向来敬重善于犁田、耙田和布田的老农。他们是活着的农耕史, 是农业的大百科——只有他们真正懂得泥土, 懂得种子, 懂得节气, 懂得稼穡, 懂得很多生活常识。

有几年犁田也用“铁牛”——拖拉机。那时, 车路尚未修通, 将“铁牛”拆卸, 由青壮劳力抬进村, 重装。村内也没有机耕道, 只好委屈“铁牛”走牛路。“铁牛”犁田快, 但人们并不满意, 都说“铁牛”犁田像母鸡刨土, 过于浅薄, 常常压坏田埂; 都说“铁牛”不灵活, 只能犁大丘的田, 那些扁担状、斗笠状、秧船状、裤带状、草鞋状的小田, 根本犁不了; 都说“铁牛”整天冒黑烟, “噗噗噗”响个不停, 吵死人。没几年, “铁牛”下岗, 牛耕场面又重现了。

渐近年关, 乡亲们既要准备过年, 又要上山割芒, 准备年后烧田。烧田类似烧粪, 浓烟滚滚。每亩一般烧五六十堆。凡是焚烧过的田, 水稻特别茁壮, 叶片特别墨绿, 颗粒也特别饱满。大火把丰富的精髓传递给土地; 或者净化土地——把过多的潮气驱走; 或者打开输送浆汁于新种植物根部的田地的孔道; 或者使土质紧密, 使田地里过分敞开的孔道收缩, 以防止过多的雨水渗入。

该犁的田都犁了, 只剩烂田

在等待锄头的光临。烂田也是一种湿地, 永远是冰冷的。冬天过寒, 翻烂田大多推到立春之后。

春寒料峭也欺人。吃过早饭, 等到日头出来, 换上落田衫, 扛着锄头, 蹬着百球鞋, 缩着脖颈, 瑟瑟发抖地来到田边。立于田埂, 卷起裤脚, 蹬去鞋子, 冰冷地刺进脚底。右手插入裤袋, 左手拄着锄柄, 将锄头立在田里。一边颤抖着伸出脚尖点了点水, 一边“嗤嗤”地吸气, 踏入田里。不一会儿, 寒冷就蹿到膝盖乃至胯下, 好在双手还热着。海溜的锄柄握不住, 不得不停下来, 往手心啐些唾沫, 或瓦起手, 舀些田水, 合掌摩擦一下, 浑身渐渐冒汗。不过半天, 双臂发酸作痛, 手指也变得扁平而有棱角, 僵似铁叉, 难以屈伸, 只得像剃头师傅将剃刀就着鹿皮磨一磨, 抚慰可怜的手。

翻烂田留给我的深刻记忆, 还有黄鳝和泥鳅。发现翻滚出来的黄鳝和泥鳅, 要么把它们直接捞起, 放入竹篓; 要么使劲地捏其尾巴, 将其头部对着锄柄猛磕几下, 抛于田埂, 收工时, 拈一条草芯穿过鳃部, 穿成一串带回。洗净, 用茶油焗熟, 加入少许红酒或笋丝, 味道绝佳。

起了冬, 春天也就醒了。

我家“神兽”驯化史

■谢天谢地

这几年, 以“神兽”一词指称又爱又恨、难以管束的子女, 在网络上风靡一时。如果说, 小小“神兽”毕竟破坏性有限, 尚能博一个“可爱”之名, 那么, 进入青春期的“神兽”, 恐怕只能让父母捶胸顿足、徒呼奈何。

朋友之间常聊到孩子。但凡有个上中学的子女, 当父母见我与她挥手, 她索性抬起右手朝前方比划了几下, 那意思是让我不用管她。我鼻子一酸, 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皎洁的月光透过车窗洒在我的身上, 像母亲的爱一样清澈透明, 不含半点杂质。

冬日的雪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干净了。黑黢黢的油柏路是白色的, 红灿灿的琉璃瓦也是白色的。夜晚的月光照下来, 整个天地都白了, 像白昼一样。我常选择这样的夜晚去外面散步, 尤其喜欢听脚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 也愿意在这平仄起伏的节奏里怀念从前, 或者展望未来。母亲知道这一习惯后, 特意打电话嘱咐我, 要锻炼身体想别的招儿, 雪大路滑, 万一摔了咋办? 母亲不知道, 或许月光就是为了驱逐黑暗才存在的, 有月亮地的夜晚能让人更真切地看到光明。就像有了她的爱, 我能更多感受到人间有爱一样。母亲很多时候, 都是我心中的另一轮明月。有了她的存在, 才让我在永久流动的时间里, 敞开心扉, 笑得得失、迎接每一个灿烂的黎明。

有月亮的夜晚, 世界是透明的, 无论醒着还是睡着, 在我们望见山河万物的同时, 山河万物也能望见我们, 我常常在这种相互凝视中想到母亲, 以及她月亮一样的情怀。女人凑在一堆, 大抵两大主题, 一骂老公二聊孩子。这个同事抱怨, 孩子这次没考好, 只得95分; 那个同事痛骂, 孩子不争气, 退步到全班第三名! 我老婆闻言, 像泄气的皮球, 作声不得, 回家揪出老公愤怒批斗: “你还什么高考状元, 生个儿子一天到晚打游戏, 学习成绩这么丢人也不管!” 其实, 儿子还是受过老师肯定的: 学习成绩稳定, 在班里基本上倒数第十, 再差不必担心滑到倒数

第五, 当然也别妄想爬上倒数第十五的宝座。

“神兽”到底要怎么驯化? 这道考题, 难倒众多家长。本人久经考验, 小有体会, 姑列于此, 聊备参考。

驯化动物, 从相互认同开始。你得先把自己当成对方, 直到对方认同你是同类。驯化“神兽”, 是类似的一项技术活。儿子数学考了个倒数第一, 我马上自曝其丑: “很正常, 你爸爸当年也考过倒数第一, 我们家有这个基因。”一点不假, 那时刚上高三毕业班, 每回数学单元考, 老师都会公布最低分, 不公布姓名, 只让你心里有数。某次, 老师宣布本次考试最低分为51分。我看了一下试卷, 可不是51分吗? 我对隔壁同学说: “惨啦, 这次我倒数第一!” 这位同学看了我的试卷, 捂嘴扑哧笑了: “你至少还是倒数第一, 我比最低分还低一分呢!” 难道活见鬼了不成! 他把试卷给我看, 原来他只考50分, 老师统计漏了。当时我的数学就是这么惨不忍睹! 然而, 到了高考成绩揭晓, 我的总分全县文科第一, 数学自然也是名列前茅。我周末常与儿子聊天, 他也愿意一同去公园散步, 听我回忆青春时光, 交流成长中的得与失。

“神兽”的驯化, 常有些机缘一闪而过, 需要父母睁大眼睛。儿子刚上初中, 英语考试只得二三十分。学校通知差生家长开会, 老婆身为教师, 面皮比其他家长薄, 七窍生烟之下, 哪肯出席。我发挥男人脸皮厚的优势, 把家长会承包下来。上了初二, 有个中英学校交流计划, 让学生报名, 每人大约交学费3万元。儿子上6名同学报名, 学习成绩分别是第一到第六。我儿子哪里敢报? 不敢吱一声。我闻讯大喜, 反复鼓励。儿子认为自己一个学渣, 学校未必批准, 就报了名。不想, 学校认为该生成绩虽差, 但品行良好, 出国不会给学校抹黑, 就准了。居然能和成绩最

优秀的同学并肩出行, “神兽”震惊了。他住在英国学生亨利家, 相互交流全靠手机百度英语。一个星期时间, 常常相对无言, 连尬聊的能力都没有! 出国的狼狈经历, 深深触动了他。回国不久, 奇迹出现了, 儿子的英语越学越好, 从此不需父母操心。

如果以为苦难的日子就此一去不返, 那是励志电影看多了, 想多了。苦海无边, 自翻是我们最后的救生圈。有件事, 老婆至今额手称庆: 儿子高中三年, 去学校寄宿, 我们这才多活了几年! 千真万确, 寄宿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寄宿是万万不能的! 近年网络有言: “神兽不归笼, 家长要归西。” “神兽”寄宿, 挽救了多少家庭的和谐。每逢“神兽”周末回家, 哪次不是温情脉脉而回、怒气冲冲而去? 对“神兽”周末回家的前后三天, 我多次总结, 供全家分享。其一: “第一天母慈子孝, 第二天不言不笑, 第三天鸡飞狗跳!” 其二: “第一天是亲人, 第二天是路人, 第三天是仇人!” 全家听了都哈哈一笑。

老婆大人常笑我, 对自家“神兽”总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我说: “对,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2012年, 老婆被儿子的学习成绩折磨得歇斯底里, 我用记号笔在雪白的冰箱上疾书: “过十年再说!” 儿子高考, 离一本线差了几分, 但这个成绩已大大超出老师预料。儿子报名上了国内排名第一的独立学院, 我找他谈心: “小学中学没有尽全力, 都没有关系, 西方国家学生都是这个样; 但上了大学, 如果再不好好读书, 那可真的来不及了!” 他显然记住了这句话, 本科毕业后, 在国外申请上一所名校读研, 隔几天就会和父母“煲电话粥”。未来怎么样? 无从知晓。但昔日“神兽”的影子, 不知不觉已成了回忆。



【雕刻时光】

月亮地

■史春培

母亲慢慢走在那条无人的路上, 伴着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影子, 走着走着, 就走进了我的梦里。每当月光倾洒的夜里, 我总能梦见母亲。

母亲和月亮, 都是我的眷恋。月亮每个月只圆一次, 单这一次, 就照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景致和情怀。从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对亲友的怀念, 到苏轼“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对家人的祝愿, 我知道月亮不仅是一个名字, 还是人间情感的寄托。

童年的夜晚, 是我们这些孩子把月亮唤醒的, 在它的注视下尽情嬉闹玩耍, 是何等幸福的大事! 庭院中、村子里、田野上, 但凡月光能照亮的地方, 就有我们的欢声笑语, 如果不是被母亲焦急的呼唤扯拽着, 绝不舍得回家。

农闲时节, 村子里有时会放露天电影, 同一个片子挨个村放。张家庄放完了会去李家庄, 李家庄后面跟着王家屯, 我们就跟着放映员一个村接一个村地跑, 以至于都把影片中的台词背下来了, 还是不罢休。看完电影回来, 已是深夜。这时的月光正亮, 它照见了蜿蜒的乡间小路, 小路两边齐刷刷的稻田, 壮实的玉米, 也照见了边等我边忙零活的母亲, 在路进房门的那一刻, 母亲就变成了另一颗月亮, 照见激情澎湃的我。月亮地里, 那清光下的一幕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走进城市后, 被街道上闪烁的路灯吸引, 被招牌上耀眼的霓虹召唤, 竟忽视了空中那轮低调的圆月。一日, 在母亲家吃过晚饭, 她也不放心我一个人走, 非要送我一段, 等我打到家, 她就自己走回来。我拗不过, 只好依了她。走了一会儿, 仍没有出租车过来, 于是对母亲说我要走着回家, 不用再送了, 她应允着停下来, 一副无奈的样子。阵阵清风拂过, 心儿竟雀跃起来, 越走越轻快。忽然, 耳畔传来唤我名字和按喇叭的声音, 循声而望, 母亲从副驾驶位推门而下, 见我走到她, 急



回到福州

张明

我从一个下着大雪的城市坐着高铁回到福州回到这个满目葱茏的地方一股热情的气流脱去我的风雪外套迎接我的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意外

一篇美文, 常能激发创作的灵感那是灵魂高贵的模仿就像一场飞雪, 激发我对春天的向往那是雪花以美的名义让我展开对青藤的想象在有声有色的福州我还拥有大海天空一样的蔚蓝

我从一个下着大雪的城市坐着高铁回到福州在这个满目葱茏的地方披着阳光散步, 温暖的思想此刻, 我只想用一首诗一种纯净的赞美向那座城市表达内心的敬意

饮

再泡一壶吧此刻, 左海岸边柳丝软碧, 扶风摇曳香蕴甘冽的岩茶饮得些许的醉意

而另一座城市的玄武湖边无风, 有雪, 有红泥绿酒他们一共七人, 和我视频举杯邀我共饮, 他们都还有一丝清醒说, 去年的湖边有我今年却到了南方阿丁去了西部的军营老陈重疾不治还有老蒋, 随着疫情再无微信

再饮一杯吧左海的茶, 玄武湖的酒相约来年, 我们再到湖边把盏临风, 月映细雪

【百姓茶摊】



【小小说】



【诗歌】

